

鲁迅杂文

代表作

全编

鲁迅



在长夜漫漫的时候，鲁迅先生用他的笔，写下了许多杂文，这些杂文，是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批判，也是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鲁迅先生的杂文，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国民的镜子，也是时代的记录。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国民的良药，也是时代的警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国民的财富，也是时代的瑰宝。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国民的骄傲，也是时代的荣耀。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国民的财富，也是时代的瑰宝。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国民的骄傲，也是时代的荣耀。

鲁迅经典文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鲁迅经典文集



一九三〇年九月



鲁迅经典文集

鲁迅杂文代表作全编

鲁 迅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责任编辑 白昆荣

鲁迅经典文集
鲁迅杂文代表作全编
鲁迅著

*

民族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发行部电话：4010840、401084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5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80105-335-4/G·147 定价：14.50 元

前 言

张 达

杂文，是“五四”运动后，经过鲁迅先生开拓、提倡和倾心创作而完善起来的崭新文体。

鲁迅先生一生在杂文创作上倾注了最热烈、最真挚、最鲜明的政治感情和毕生心血。

在他的皇皇十七部杂文巨作中，无处不表现这位“凶猛的闯将”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战士风采。他的杂文所表现的不拘一格的形式，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通过抨击时政和鞭挞习俗揭示生活哲理，并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人称之为“鲁迅风”。

鲁迅杂文开拓了现代杂文的新局面。它深厚、锻炼、紧凑、冷峻、幽默。它与鲁迅的其他题材的作品一起使鲁迅成为八十年来文学圣坛上的第一人。

鲁迅杂文的经典意义结束了杂文被排斥于正宗文学殿堂之外的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独立而崇高的地位。

杂文集《热风》和《坟》的前半部的作品，尖锐泼辣，形象生动，带有广泛的社会批评特点。有的严正批判封建的父权思想和节烈观；“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文章站在中国人民要生存要发展的立场，站在新事物的立场，同一切旧文化、旧道、旧事物进行宣战。

《华盖集》、《华盖续集》和《坟》的后半部的杂文，从广泛的社会批判转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他号召人们，尤其是青

年要成为真正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不妥协的斗争，他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表明鲁迅韧性战斗的彻底革命精神达成了成熟的地步。

《而已集》和《三闲集》，表明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已经被彻底“轰毁”，开始转变为阶级论者。

《二心集》是鲁迅思想进入最成熟时期的作品，他自评自己的杂文认为，以《二心集》比较锋利，按毛泽东的评价，这些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

《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的杂文，显示出此时的鲁迅开始还可以用旧笔名，抨击时政，但压迫跟着到来，鲁迅不得不适当改换内容，形式有时隐晦、曲折，而且用种种笔名。这些文章谈笑于刀丛之中，把杂文迂回轰击、灵活随意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接下来，鲁迅“在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声中，大量撰写杂文，共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此外，鲁迅还为我们留下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和《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杂文是洪钟大吕，是深山大泽，是一代“诗史”。

他的十七部杂文巨著，常人一般是无暇通读的，所以在从其中选择最著名、最有代表性、评家常引、读者应读的经典文篇，供读者赏读，当是明智之举。

此书所选的文章出于各个时期的，精选后量仍很大，故以小字编排。

目 录

坟

我之节烈观.....	(1)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5)
娜拉走后怎样.....	(11)
未有天才之前.....	(14)
论照相之类.....	(16)
看镜有感.....	(19)
春末闲谈.....	(21)
灯下漫笔.....	(23)
论睁了眼看.....	(27)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9)
论“他妈的！”.....	(33)
坚壁清野主义.....	(35)

热 风

随感录二十五.....	(37)
随感录三十五.....	(38)
随感录三十六.....	(38)
随感录三十八.....	(39)
随感录三十九.....	(41)
随感录四十.....	(42)
随感录四十一.....	(43)
随感录四十八.....	(44)

现在的屠杀者	(44)
“圣武”	(45)
恨恨而死	(46)
估《学衡》	(47)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48)
反驳“含泪”的批评家	(49)
即小见大	(50)

华盖集

导师	(52)
并非闲话	(53)
我的“籍”和“系”	(55)
补白	(56)
并非闲话(二)	(57)
“碰壁”之后	(59)
十四年的“读经”	(61)
这个与那个	(63)
并非闲话	(67)

华盖集续编

学界的三魂	(70)
古书与白话	(71)
一点比喻	(72)
我还不能“带住”	(74)
送灶日漫笔	(75)
谈皇帝	(77)
空谈	(78)
“死地”	(79)
记谈话	(80)

而已集

黄花节的杂感	(83)
略论中国人的脸	(84)
革命时代的文学	(86)
谈书杂谈	(89)
谈“激烈”	(92)
辞“大义”	(94)
忧“天乳”	(95)
扣丝杂感	(96)
可恶罪	(99)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9)
革命文学	(107)
文学和出汗	(108)
拟豫言	(109)

三闲集

无声的中国	(111)
“醉眼”中的朦胧	(113)
文艺与革命	(116)
扁	(120)
太平歌诀	(120)
铲共大观	(121)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122)
流氓的变迁	(122)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23)
书籍和财色	(124)

二心集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25)
---------------------	-------

习惯与改革	(133)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34)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13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36)
我们要批评家	(139)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40)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41)
“好政府主义”	(142)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43)
上海文艺之一瞥	(14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51)
沉滓的泛起	(156)
唐朝的钉梢	(157)
新的“女将”	(158)
宣传与做戏	(158)
知难行难	(159)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160)
“友邦惊诧”论	(161)

南腔北调集

我们不再受骗了	(163)
论“第三种人”	(164)
“连环图戳”辩护	(166)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68)
祝中俄文字之交	(169)
听说梦	(171)
学生和玉佛	(173)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 孔夫子有胃病	(173)
谈金圣叹	(176)
谚语	(177)
沙	(178)
上海的儿童	(178)
“论语一年”	(179)
小品文的危机	(181)

偶成·····	(183)
上海的少女·····	(184)
漫与·····	(185)
世故三昧·····	(186)
谣言世家·····	(188)
关于妇女解放·····	(189)
捣鬼心传·····	(190)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191)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91)

伪自由书

逃的辩护·····	(196)
崇实·····	(196)
电的利弊·····	(197)
航空救国三愿·····	(198)
不通两种·····	(199)
赌咒·····	(201)
从讽刺到幽默·····	(201)
从幽默到正经·····	(202)
文学上的折扣·····	(203)
文人无文·····	(204)
“光明所到·····”·····	(205)
推背图·····	(205)
《杀错了人》异议·····	(206)
中国人的生命圈·····	(208)
言论自由的界限·····	(209)
文章与题目·····	(209)
新药·····	(210)
“多难之月”·····	(211)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211)
王化·····	(213)
天上地下·····	(213)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214)
保留·····	(215)
不求甚解·····	(216)

准风月谈

推·····	(217)
二丑艺术·····	(218)
偶成·····	(218)
“抄靶子”·····	(219)
谈蝙蝠·····	(220)
“吃白相饭”·····	(221)
华德保粹优劣论·····	(221)
华德焚书异同论·····	(222)
我谈“堕民”·····	(223)
查旧帐·····	(224)
序的解放·····	(224)
别一个窃火者·····	(225)
智识过剩·····	(226)
“中国文坛的悲观”·····	(227)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227)
爬和撞·····	(228)
晨凉漫记·····	(229)
中国的奇想·····	(230)
豪语的折扣·····	(230)
踢·····	(231)
“揩油”·····	(232)
各种捐班·····	(233)
帮闲法发隐·····	(234)
登龙术拾遗·····	(234)
由聋而哑·····	(235)
同意和解释·····	(236)
男人的进化·····	(237)
关于翻译(上)·····	(238)
关于翻译(下)·····	(239)
礼·····	(240)
吃教·····	(241)
打听印象·····	(242)
重三感旧·····	(242)
黄祸·····	(243)

野兽训练法	(244)
-------------	-------

花边文学

女人未必多说谎	(245)
批评家的批评家	(245)
冲	(246)
外国也有	(247)
难得糊涂	(248)
“商定”文豪	(248)
青年与老子	(249)
漫骂	(250)
“京派”与“海派”	(250)
北人与南人	(251)
过年	(252)
大小骗	(253)
古人并不纯厚	(253)
清明时节	(254)
小品文的生机	(255)
洋服的没落	(256)
朋友	(256)
读几本书	(257)
一思而行	(258)
偶感	(259)
论秦理斋夫之事	(259)
倒提	(260)
论“花边文学”	(261)
玩具	(262)
“此生或彼生”	(263)
正是时候	(263)
“彻底”的底子	(264)
知了世界	(265)
算帐	(266)
看书锁记	(266)
看书琐记(二)	(267)
趋时和复古	(268)

安贫乐道法·····	(269)
奇怪·····	(270)
迎神和咬人·····	(270)
中秋二愿·····	(27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273)
看书琐记(三)·····	(273)
骂杀与捧杀·····	(274)
读书忌·····	(274)

且介亭杂文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76)
答国际文学社问·····	(279)
论“旧形式的采用”·····	(280)
儒术·····	(281)
拿来主义·····	(283)
隔膜·····	(284)
难行和不信·····	(285)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286)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28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89)
说“面子”·····	(289)
运命·····	(291)
险潜臆测·····	(292)
随便翻翻·····	(293)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94)
病后杂谈·····	(298)
病后杂谈之余·····	(303)
论俗人应避雅人·····	(310)

且介亭杂文二集

隐士·····	(312)
“招贴即扯”·····	(313)

漫谈“漫画”	(314)
“寻开心”	(315)
论讽刺	(316)
“文人相轻”	(317)
弄堂生意古今谈	(318)
“京派”和“海派”	(319)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21)
什么是“讽刺”？	(324)
论“人言可畏”	(325)
再论“文人相轻”	(326)
文坛三户	(327)
从帮忙到扯淡	(329)
“题未定”草（一——三）	(329)
名人和名言	(333)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335)
逃名	(336)
杂谈小品文	(337)
“题未定”草（六——九）	(338)

且介亭杂文末编

我要骗人	(346)
三月的租界	(348)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49)
登错的文章	(356)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56)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358)

集外集拾遗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360)
老调子已经唱完	(361)
上海所感	(364)

集外集拾遗补编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365)

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是有两种：一种是无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述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戒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子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亦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